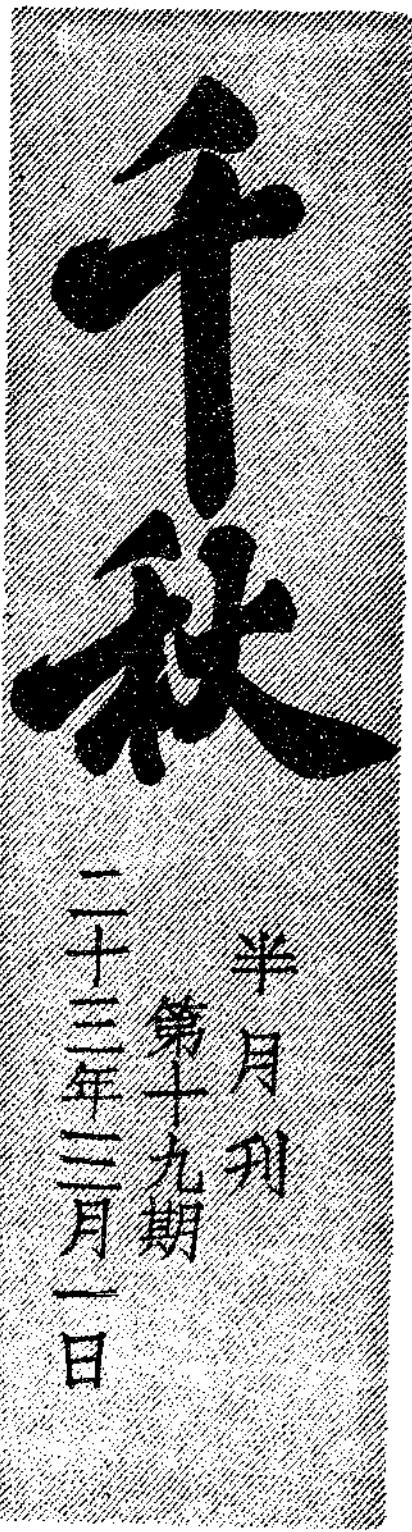


「監視」



每册大洋大冊告白



海上千秋出版社印行



等吧。反正時辰已晚呢。

他將像小孩似地的意見只得告訴她今天的片子很難。

——片子還沒有看，是復活？

白白地泡了一趟，李芳不回家。

這好像是不可避免的命運，故意向她自白。

又有什么法子呢。

去青島拍電影只有他們兩個人。

(復活的你)

稿

戏院子口上陸續地涌進了许许多多的男女，他们向也走内，賣票處是擁擠着，拿着錢進去的，拿着票子出來，又紛紛地找着坐位。

松居同白萍在中間的兩個位子。

不一刻黑暗漫佈了這個小小的世界，銀幕上透出Paramount的新聞片，跳進每個人的服裡。

一幕一幕地跟着她向他去，後面演着。

她在不見的狀態中傾靠着銀幕上，她要她獨自地看他一眼，她的視線正同他碰着。

他觸地伸出手去，把她的手握着，她感覺得熱而且有點痛了，是她不十分有毅力地把注意力

女她說：「我滿足了；你不懂」



秋

刊月半

每逢单日六十日出版

第十九期

民廿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行者：

編輯者：

新

上海嵐山路二七六號
千秋出版社

上海新開路頤慶里
民光印刷公司
電話四五三八一號

廣告價目
普通地位每期每方吋壹元半
長期及優越地位面議
電話三三六〇九

零售每冊大洋壹角
半年(十二冊)壹元
全年(廿四冊)二元
國內不加國外每半年加五角

漫譚	王先生的帽子	黃昏三部曲	失眠	艾霞略歷	艾霞死啦	譯作與創作中的人物名字	獨脚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歲尾年頭雜談	總結賬期後	獎券	都會行	忻	張阿千	左確	拓萍	阿秋	戚雷	明子	盾秋	玲姍	阿夢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期要目



都會行

忻

先生收集了他最後的破殘，抱了

一個離奇，甜蜜的夢到都會來。

都會在他們的夢魂中是滿地都是黃金

可是，到了都會以後，他們開始感到
都會比鄉下還難住。

有的工廠歇了烟，有的工廠關着大門

連做乞丐想討一個銅子兒也難！

動一下得受人干涉，站一下也遭受人

的白眼。

雖然那怪高的屋子像要戳破天，

雖然那滿地的汽車滿街飛。

可是，那上面也常年掛着大減價的旗

，這年頭，鄉村裏度日固然得受餓挨寒，可是在都會說不定比鄉村裏更容易。

歡迎投稿

歲尾年頭雜談 阿玲

。」我又何言。

關於歲尾種種

別歷了。

提起筆來，想玩一下老把戲，寫些應時文章，其實新舊的新年早已過去了；因之，所玩的把戲，也不過是猢猻戴帽子，裝裝樣吧了。對於新舊年的感想實在太複雜了，抓不到一個出發點，像自來水管子結了冰，無從外溢。好在玩把戲的人，不過是玩玩把戲，並不需要有出點，有來歷，既無出點，又無來歷，那末，儘可信口開河，胡謅一下。

革命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必須經過劇烈的鬥爭，纔能爭得理想的收獲，所以在一個時代的轉變，自有其許多困難阻繞在前，不但是時代，凡對於個人的思想，社會上的事業，在新陳代謝的過渡時期中，總有許多不順利的現象。自然，對於咱們中國的陰陽歷，自民國以來，已有二十三年的現出，這怪現象依舊存在着，倡導者雖然厲聲高呼，但聾子盲子儘多着，聽不到，看不見，你們要他怎樣呢？這且不談

歲尾多乞丐，多盜賊，這也是社會上特殊的演出，對於過年有密切關係的，爲了生活，爲一年中的貧苦，想在一年中的一个時期，未過一下舒適生活，因之爲乞丐者高興扮着烏龜來乞錢，爲盜賊者高興來接財神剥豬羅了，不要忘記爲了生活啊！不要忘了社會經濟破產啊！

新年過了，聰明的人們，應該可以意識到時日的飛度。因之。對於個人，得立一張表，把本身革新一下。對於社會，國家，得立一個正個計劃，謀光明的發展，今年勝於去年，來年勝於今年。對於陽陰事實具在，無用諱言，有一個妙對，以作證實：「自由平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新的元旦過了，舊的元旦又來，在舊歷的歲尾，演出的把戲真耐人尋味啦！有錢的人和小孩子們，有得過二個年，那是多麼高興的；可是窮人，一般家庭的負責人，那真夠累了。尤其是在都市裏，社會經濟破產，凡到年關，手頭拮据，存貨堆積，債戶追逼，試問這年如何過法。在上海，去年歲尾商店關門者有二百多家，像這樣的現象，在生命歷程鬥爭中的一員、他將作何感想。

據根載：本市今年總結賬期以後，商店因市面蕭條，經濟恐慌，或受時局影響，以致經濟難能流動，不能繼續維持，各商店紛紛倒閉，生財召盤及宣告清理者達二百餘家之多而有悠久歷史的老九章及何恆昌綢緞莊，也是這二百餘家中之一。而販賣航空獎券之商店，年來畸形發展，竟增加三十餘家云。

一方面，受着經濟恐慌的狂潮，連負有悠久歷史的商店也給捲了進去，一方面，却顯着蓬勃的氣象。在短時間內增多了三十餘家，從這樣的現象內，我們以見到這不安定的矛盾的社會將有怎樣的一個不安定的未來到來！

小市民們一方面耽心着未來的生活，一方面受了減薪裁員等經濟恐慌，他們的眼光雖不能看到遠處，可是無論如何，他們實生活所遭受的已夠使他們痛苦，于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惟有存着僥倖的心理來購買航空獎券，希冀着一朝鴻運當道得這麼幾萬塊錢享福一輩子，樂一輩子，不致日夜的耽心着飯碗打破，不致日夜的耽心

放舊歷年假，美其名曰放春假，像這樣陽奉陰違，遷東蔽西，還不是玩一下老把戲。事實具在，無用諱言，有一個妙對，以作證實：「自由平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年頭的希望

新年過了，聰明的人們，應該可以意識到時日的飛度。因之。對於個人，得立一張表，把本身革新一下。對於社會，國家，得立一個正個計劃，謀光明的發展，今年勝於去年，來年勝於今年。對於陽陰事實具在，無用諱言，有一個妙對，以作證實：「自由平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陰陽合歷，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年

總結賬期後

夢瀾

於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販賣航空獎券的商店，便在百業凋零的現狀下增多起來。

剿匪獎券

（二月十八日時事新報短評）

南京方面消息：贛省剿匪協會因爲剿匪需款浩繁，決定發行剿匪獎券，專待上海承辦人備具手續，印刷廠事，便可出售，爲期約在下月；可見事情是已經成熟了。自從政府舉辦航空公路獎券之後，上海商界方面仿行的甚多，均遭當局禁絕，此外傳聞廣東省政府方面，亦曾有此擬議，但至今未見實現。故剿匪獎券如竟成功，纔算得第二種。我們回想亡清末葉，與北洋軍閥末葉的時代，獎券多至一二十種，則現在祇有一二種，真算不得一回事！獎券的爲害社會，要是在中學校作爲文課題目，大約也必有幾篇淋漓盡致的課卷，我們報紙上也就照樣不說了。可是就整個國家來說，航空築路要錢，於是發行獎券；剿匪要錢，於是發行獎券；如此「一個票子一個殼」的生財之道，雖見得國政大有辦法，理財大有辦法，然「經濟統制」的運動，却大有不合時宜的反證！

獨腳戲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這個人材，現在所能比較上不使我們失望的，有：江笑笑，程笑亭，劉春山，斐揚華，朱國樸諸位。

這一個歌曲，直到現在還非常的流行。不僅有人學了來唱，並且有人倣着他的聲調改編成「哭東三省」「哭一二八」等，在他死後，他的同業也就改編成「哭王元能」來哭他。

除了「哭」外，還有一個「捉」是獨腳戲中風行着的，所謂「捉」便是「活捉張三郎」——而現在則已從活捉張三郎變成了活捉東洋人——我最早看到的，是程笑亭，管無靈二位；那是從揚州戲裏的活捉張三郎所操的音調也完全是揚州調，不過中間的詞句和台步和原來的略改成滑稽些而已。正當活捉風行的時候，便遭到了空前的國難，於是活捉的對像便也由張三郎而變成「東洋人」，再從這裏蛻化，於是「活捉東洋人」便有另外一種歌詞，台步的演員，大約也必有幾篇淋漓盡致的課卷，我們報紙上也就照樣不說了。可是就整個國家來說，航空築路要錢，於是發行獎券；

「哭」「捉」以外，風行的歌調還有「唸宣卷」，「南方大鼓」，「本灘」和「京戲」，而最近又興起了彈詞和歌舞。

這，當然和他們各個的本來面目相同

的，所差者，把詞句，台步「滑稽化」了而已。

而從王元能逝世以後，獨腳戲中便少

江笑笑，據寡聞的我所知道的，據說他是紹興人，是亡清的秀才，所以能夠自己編歌，他成名的歌曲是：滑稽毛毛雨，這，在最近還有人掛在嘴邊唱。

程笑亭，據聞他和管無靈二位都是泉漳（？）中學學生，在五三時候，化裝演講便很出了名，他的拿手傑作是：活捉（不論是張三郎或是東洋人，都是他首先演出的。）而最近，他的「財神跳舞」也給別的唱獨腳戲的受到很大的影響。

劉春山，他是本地人，曾加入過南市保衛團，是一個很有天才的一位，逢到什麼堂會，能夠卽景唱出，所以很受人歡迎，而他的成名，是：「熱水袋」和「三本鐵公鷄」。最近，跑向銀壇以後，偶然在播音時候能夠聽到，在遊戲場裏，已找不到他。

斐揚華，他是比較後起的一位，最早看到他的時候是在精神團，那時他偶然客串，可是給我的印象已很不差，又因爲他會說一口廣東話，而唱獨腳戲的會打這種鄉諺的却很少，所以在這一點上他已經夠受到許多人的歡迎。

朱國樸，他雖是唱蘇灘的，可是歡迎他的還是爲了他的「滑稽」，爲了他的「獨腳戲化」，所以這裏例外地來談談。

他受過中等教育，所以他自己會編歌「並且很不錯，例如他的「不做官」，和「摩登戀愛」，便受到不少人的歡迎。（未完）

二等車中革命二

部曲

礪哥

第一曲

倡導

多年前讀「不知所云集」至：

「頭等車吃大菜，

二等車蛋炒飯，

三等車祇好吃茶葉蛋。」（原文

是否如此因旅次無書待攷）

這樣三句短詩，給了我一個極大的反

嚮。每次乘上火車就湧起了對於三等車的不滿，你看，他們不單吃茶葉蛋，還在吃

燒得死豬肝一般紅的牛肉，夾在已經擋了三天的麵包裏；用五個又粗又笨的手指抓

着往嘴裏送。塞得滿滿一嘴，還得講着無關緊要的話。

——像：「宣統皇帝倒底坐了龍庭了。……真該死，內戰又起了！……他媽的！張學良又要回國了。……之類——」——口角邊流着唾沫，就抬起臂彎得袖子一抹了事。

真的，像這樣的三等乘客簡直可以疵議了。

「對現狀不滿，就用改造環境！」無疑地我是個革命者。

——喂茶房！來一個蛋炒飯，鷄絲蛋炒飯！

——阿拉茶房弗闖個，儂喊西惹好哉

。」他給了我一個拘魂的媚笑。我臉上一紅。第一次革命就失敗了。接着說：「要

三角大洋鈿啦！」

革命家是不能沒有犧牲精神的。蛋炒

飯終於來了。

怎樣吃呢？問題來了，三等車是沒有桌子的。三面是人，怎樣才可以安置得像

一個「近點兒買魚（吳音）」（Gentleman）的吃法呢？「一手執匙，一手持盆，送到近與口齊。」那可不行。

與彼以五爪金龍食茶葉蛋者何異焉？

於是我以小皮箱置之膝上。皮箱上放盆子，一匙一匙，慢慢地往嘴裏送，細細地嚼，緩緩地嚥。

果然，三座矚目（左，右，前，）初步革命成功了！萬歲！

第二問曲 反抗

一個上青制服的查票員，背後跟着一

個黃制服的憲兵，再背後是黑制服的護路警察。六只眼睛似貓捉耗子般想最好能夠

找着一件「嘿！在這裏了！」地依次在肉弄裏擠進來。

朋友，現在你總算是爲愛而失望，而苦痛的了；但是你也知道愛究竟是什麼嗎？你也知道D爲什麼不愛你嗎？朋友，D爲什麼不愛你，處在幾千里外的我，雖然不大知道，但據他們的批評，都說你的尊容太不美了，而且又沒相當的地位和金錢，你的學問也並不算得

若果你的運氣亨通起來的時候

F兄 友徵

昨天，他們到來，據說，D對於你

的愛，已經明白拒絕，你幾次因此痛不欲生，只是你又不忍給予你那一心在希望你將來飛黃騰達的爸爸，媽媽太過悲

哀，終於沒有自殺。然而，從此之後，你却覺得什麼都灰色，什麼都失望，終日長嗟短嘆，飲酒，吸煙，……雖則你

還未用手槍，毒藥解決你自己，但是實

則却已有意或無意的在行慢性自殺了。

朋友，當我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很

替你傷心，然而同時又很替你可惜。我

雖不能像C他們那樣板起臉孔的說：現

在已經不是言情說愛的時候了，爲什麼要因爲一個女子而失望……但對於你

這樣的自暴自棄，我總覺得是不應該，是不必。

——你聽，多勢利，在二等車裏喚先生，三等車裏祇是一個「喂」字，我的義憤——不，我的革命思潮被鼓動了。這位同志（乘三等同志）的談話（尙未負責發表）使我從吃飽了感到安適的靜態中蠢動起來了。

——你想警戒他一下嗎？我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到底沒有得罪我們什麼？

——可憐的被壓迫者！我同情地嚷着。

——喂！票子，三種不同顏色的制服中裝着六只一般駭人的眼睛望着我。

『眞的，你不該稱我一聲先生嗎？』我沒有說出口來：「你是第三種人！」我有意把早握了票子的右手伸到衣袋裏去假裝掏摸。

——快點！他怒目了我一下，轉身向對面一個旅客去了。

——喂！夾洞！我把票一揚。命令着快點！

他掉轉身來，似乎一驚（左右同志，似乎一驚。）……接着就是淺淺地一笑（左右同志，各吐一口氣。）說：——發神經病！把夾了洞的票交還我，瞟了一眼。似乎是曾養了三十年浩然之氣地說着走了。

——哈哈！左右同志皆大歡喜！報復他們一下，我顧盼着得意地說。

第二部曲 破壞
喝茶，雖是中國人的習規，真正革命

的我却是有些地方像喝茶之類的國粹還是保持的，理由是：一；一壺茶能夠從初泡時的澄黃到淡得像白開水一般時，可以歷三小時，充十二次開水。既解渴，又清香，較「家妃」經濟得多。二；可以暖手，可以漱口。三；家妃奇苦，若加入白糖則何不喝糖湯，加牛奶更覺腥惡可畏。又兼麻煩之至，況色似陰溝水。所以我取茶焉。保存國粹，何況亦是當今革命家之當務之急。因此我在車中也泡了一壺淡茶。

——茶無紅淡，一概兩角。——我是知道的，每茶一壺，茶杯一只，我也知道的。我不知道的却是：

——茶鈿，先生，藍衫的茶房，頗播着手裏的銀角子、眼睛望着茶壺說。
剛過崑山啊，我想他定以為我到蘇州了；我到常州呢？

——到南京也一樣的。他有些不耐煩了。茶壺不取，祇收茶鈿啊！過了戚墅堰收不遲呢！我也有些不耐煩了。
不是二等車啊！快點，快點！他也要不見了。——混賬！我也動了真火了，抓起茶杯向地上一扔：你當我是怎樣人。
他倒笑起來了。——茶鈿兩角，茶杯兩角，一共四角丟。我再推開玻璃窗，提起茶壺，向外一丟。我願意出六角。……破壞然後有建設！

什麼，我很相信他們的話。朋友，對於這些批評，你也許要這樣的說吧：『我的容貌雖然不美，但也沒有什麼令人難堪的地方；現在我雖並不富有，但是我前途是遠大的；說到地位和學問，更無須說，我是一個這樣用功的大學生；……』朋友，如果你真的是這樣想的話，同時你也應該知道：你的容貌雖沒什麼令人難堪的地方，但是你試和那曾經跑到鏡前照照，看如何！你的前途，雖然誰也決不敢說不會非常遠大，但就現在看來，誰又敢担保你不是一個永遠的窮鬼，說到地位，雖然你是一個大學生，但是一個窮鬼大學生的地位，若果拿去和那住則高樓，大厦，吃則大菜，西餐，出則汽車，待從……的大人先生比比，則又如何？說到學問，你雖然是這樣用功，但是現在的什麼博士，什麼家，不是已經多到賣不出了嗎？朋友，你究竟是憑了什麼要求人愛你呢？難道人會只是因為你愛她便愛你嗎？什麼愛情的神聖的，是無條件的，……等等的話，你要知道，只是寫在書本上面的啊！朋友，這樣說來，D之不會愛你，不原是意中事嗎？不也只好怪你現在還沒值得人愛的地方而快點去努力嗎？（未完）

追悼

艾霞

無論從那一點

悼艾霞

張雲

說，艾霞女士的死

總是中國文壇和銀壇的一個損失，爲了這一點，我們雖

和她並不相識，可是當消息傳來，却不禁使我們深深的

一怔，這裏，搜集了一些關於她生前的遺像，遺蹟，另外又集了幾篇文章

，作爲對於這位有希望的藝人表示些哀悼的意思。

承江棟良兄畫

報頭與時事新報借印遺蹟，特此謝謝

編者

幾點感想

今天又給我一個教訓，到處全都是欺騙，我現在拋棄一切，報恩我的良心？

艾霞女士絕筆

坦白在這個用欺騙來報答欺騙的社會，要是你還有良心的話，尤其是你還有忠誠

驅。一切都是，而一切用欺騙來對付人的人們，他也把你忠誠坦白的行爲認爲做作欺騙。艾霞，這一個永遠不會給多少人所理解的所謂野貓，受不了到處嚴重的打擊

，終于悄悄地歇斯底理地呼着「我滿足了」而自殺了，終于在這瘋狂了的喧囂的廢歷新年中自殺了，他所給與社會的是到處嘲諷的上好的談話資料。

，他們看了現代「女性」回來說：「真不要臉！」他們從來不會在中國影戲裏看見過！」他們臉上還是抹上

艾霞，這一個最淫蕩浪漫的典型，在大庭廣衆敢和男人接吻，擁抱那些可憐又可笑的人們，是祇會偷摸摸的幹的，可是臉上還是抹上

一臉肅然的神氣。在一般公子哥兒們的心目中，艾霞是一個最能適合他們的理想條件的玩物，他們要求他們的「戀人」？對他們也這樣，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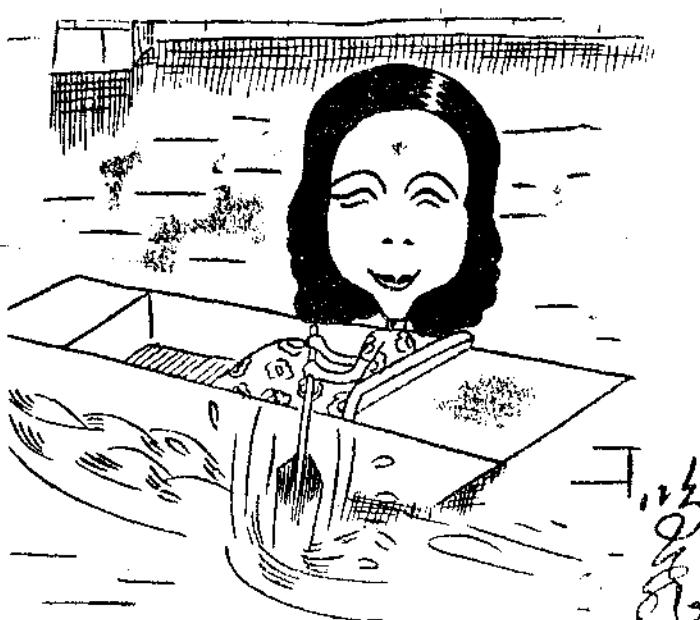
待別人，除了對待他們以外，是不許再對

不，哼，你是……

個身不由己的下是青由不的平了崇的怎樣的高時的起時候的的，是口封偶像會對你怎樣的樣的，是夠使得我們悼惜的。現在現在的時候，是老爺子過去了她的聲名，將降到她

建壇是怎樣的一個損失，而他在反對艾霞的死在銀壇或是文建和忠誠坦白毫無虛偽的態度上說

也是夠使得我們悼惜的。在現在的時候，是老爺子過去了她的聲名，將降到她



艾霞死啦

阿秋

活。她們，對於這一時代的戰士的死是加以嘲諷，最大，是給以不發現的所謂同

艾霞死啦！
的確，這是個重大的損失，不論是在文壇，在銀壇。

「又受了一次欺騙」。她死了，就把這句話遺留在這世界上。

就這麼一句話，這句話已夠說明了這個世界，說明了她所以那樣決絕地離開這個世界。這是一個挺大的決心。真哪，要沒這樣的決心，艾霞。你將再受到一次更大的欺騙。

是呵！這世界到處充滿着欺騙。你死嚦，失去了知覺，你可以不再見到聽到這世界上一切罪惡的消息。

你想知道嗎？艾霞！在你生前，有許多人，這些人你都以為是好朋友的，他們多在等着等着到有機會時來欺騙你。

你吐出了最後的一口氣後。這消息立刻被一個新聞記者得到了、他立刻設法把這消息，用滑稽的筆調刊了出來，這樣他可以自誇，說他與你生前最知交，所以他得你這消息最早。這也就是說他採訪新聞的手段，最知交的朋友，在你死後，爭先恐後地把你當作新鮮的新聞資料。

還有，還有那電影企業家，當得到你死的消息後，一面佯作着憐憫的樣子，一面向你死後，還好有她的新產與舊作，趕快的找出來印出來，好登着「艾霞遺作」的廣告來賺一筆意外的收入。艾霞！你可會想到你死後，還有人把你作為賺錢的工具？

在你死後，是以博小姐少爺們一笑，回說這子。

獵獵王的本領倒不錯，艾霞剛死了，就馬上會編出這時新的小調。艾霞，

「哭艾霞」，以博小姐少爺們一笑，回說這子。

艾霞的死，在封建殘餘的口中是浪漫放誕的下場，在一般所謂「新人物」的嘴裏也將笑為愚蠢吧？她自己時常說：「我自己滿足了……你不懂！」是的，這世界有幾個是能夠懂得艾霞的呢！除了她自己。

艾霞的死，據最近得知的消息，是為了戀愛，可是也是為了金錢的播弄。在現社會的經濟組織下，女子還緊緊的被壓在男性底下，要是稍有自覺的女性，除了共同感到的這時代的苦悶外，還得加上男性所給與他們的苦悶。艾霞，就為了太聰明，對於現實看得太清楚。在屢次的遭了挫折以後，便自殺了。爲了還有許多未自殺的艾霞，我們該怎樣的努力！

艾霞略歷

艾霞原名嚴以南，原籍福建廈門，生長北平，曾在北平聖心女校初中肄業。據傳年二十一歲，生于歷十一月二十九日，父名家井，曾在北方業五金失敗。

女士十六歲時來滬，初學畫，並加入南國劇社，一九三二年由楊耐梅所創辦之影片公司轉入天一，爲導演李萍倩賞識，旋隨同李轉入明星。善爲文，美麗瀟灑，並自編自演其「現代一女性」，驚譽銀壇。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于上海法租界格羅希路一二二號寓所吞煙自殺

，翌日被發覺，送紅十字會醫院。卒不救，遺作有「一雙黑大的眸子」等數萬言。

可曾預料到你死後會給人當曲子唱。
還有的還有，自然還有；可是我已不想說了
來說什麼呢，反正這全是在你生前想找機
無顧忌地來侮辱你的消息。
好吧，已毋需我來多說的，你已死囉

，你已經失去了知覺，你已不願，也不會聽到見到這欺騙的消息，我再說些什麼呢？艾霞！你爲了「又受了一次欺騙」
死啦。如果你再活着，你將「再受到一次更大的欺騙」！

藝術的別論

拓明

一般人很想看譯作，但又不耐煩看譯作，這為什麼呢？

浮面看來，譯作與創作似乎沒有什麼二樣，他們

一樣有曲折動人的故事，可是無論如何，創作的受人歡迎是超過了譯作的，這當然不無有些原故存在裏面。

(一)因為外國人的名字太長，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名字不習慣，也就不容易記，如果，一篇小說中有着很多的人物名字，勢將記不勝記。

(二)因為外國人的生活狀態與中國人的不同，也就引不起怎樣的興趣。

我特別得提出第一點再來說的，就是名字的太長，倒並沒有多大的妨礙，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不慣」據個例，比如「杜司妥耶夫斯基」是怎樣的難記，而同樣很長的「花和尙魯智深」就容易記得多了一。

所以，我一直就想提議關於譯作中的人物名字的改造，雖然這改造的方法似乎有些笨拙，但在效果上却也很能幫助一般人對於讀譯作的興趣。

這方法很簡單，就是把外文中原來的人物的嚙嚙的人物名字，全體改為中國式的人物的名字，這在譯者譯文時固然有些困難，可是也有方法來補救的，就是在事先作一個「改造人物名字表」，例如：

瑪耶爾夫司基
牛馬字文。

藝術的範圍很廣，除了上次在本刊上發表的人生派的藝術和藝術派的藝術以外，還有說藝術是「自我表現的」的；更有說藝術是「苦悶的象徵」的。至於我呢，素來嘗說，藝術是生命力的表現，是人生的戰曲，尤其是被壓迫者的戰曲。

自我表現的「自我」是甚麼呢？我們知道，一個人的思想，感情，人生觀，全都可以說是環境的反應；這反應造成了作者的自我。也好比一把四弦琴發出的調子，那是奏琴人使他生出來的反應；範圍較狹的自我就是作者以自己個人作中心的自我。範圍較大的自我是作者以一階級或全人類為中心的自我。自然，大的自我是把人生，宇宙呵成一氣，滴成一缸醇酒的自我了。我的大小全以作者的生活傾向，生活力量為標準。例如一個作者為一切被壓迫的朋友戰鬥，謀幸福，則那作者的自我就擴充到一切被壓迫的羣衆中去了。那末藝術離開自我還有甚麼可以表現呢？所以承認藝術是自我表現者就得深深地認識自我，充實自我，然後纔有表現的內容。

苦悶的象徵是怎麼解釋呢？好在魯迅老夫子譯的這本廚川白村先生的著作你們可以找來看。書上引着這樣的句子：

「夢呵，爭着去做，強着去做，而做不成！」

我們深深地嘗味這話就知道苦悶的由來了。你看，生總是必要生的，然而生之途上有着多少的束縛，壓迫，阻礙，困難，使生不能赤裸裸地，絕對自由地生去；所以生一面在躍進，一面在受傷，一面在苦悶了。而表現這躍進，這受傷，這苦悶的就唯有藝術。追求的不得滿足，理想的不能實現；但不能停止自己的追求，於是不能見面的情人到夢中來見面了。因為只有創作藝術那時人生能夠絕對自由的，請問你們現在想對一班人講話，你們能夠無拘無束地說出嗎？是的，兩好友各陷於戰亂之中，各自聽說友人無下落、有一天突然地在海船上相逢，那將忘形一切地去擁抱接吻，歡樂中要流出戰時也不願流的眼淚來了啊！但在這一刻絕對自由的表現後，恐又要秘密來往以

蒙的卡羅——梅鎮。

就這樣，如果你在譯文時對於改造人物名字有些懷疑，不妨向這個預製的表里查一查。

這一個笨拙的方法，無非是想幫助一般人對於讀譯作的興趣。而中國的水滸紅樓就根本不需這一舉了。

可是很奇怪的，這一方爲了譯作中人物名的增哩而改少讀者對於他的興趣，而另一方有些中國的創作者在他的創作中寫下了類乎外國的人物名字，這誠使人大惑不解的，難道說在這一篇作品是必需寫外國人物名字而捨此則不成其爲文章？

不對的，我會嘗試地將這些名字調過來看看，覺得一點都沒妨礙作品中原有的價值，那末這爲的是什麼呢？

有人說，這僅僅是顯出他對於外國的一切智識的熟悉。要是真的這樣，中國文人可以休矣。

我以爲，即使這個故事作者在外國時親眼目睹的，也不妨把他寫成如同中國所發生的一樣，好在筆桿是活的，可由作者自己去支配，是不是呢？寫洋化式創作的作家們？

免別人偵察了。——這些是生的苦悶。廣義地講來，這是凡藝術都是苦悶的象徵。

但是要記着：「夢呵」，是「爭着去做，強着去做，而做不成」！纔會有真的苦悶，也纔有作爲藝術而表現的必要。否則那就是無病呻吟。

本書作者的態度，可說是一個人生戰士的態度，他要以猛烈的生之火把善惡論，法律，道德，等燒燬了！他是最攻擊懶惰小聰明而讚美獸力氣力氣，獸子的，因爲他以爲耶穌，釋迦牟尼，發明家，科學家都非獸子不能做的。真的至於要想成爲藝術家，尤非在生活方面，藝術方面使用獸氣力不可。偷巧，實在是不能造就深大的！一人能活幾年呢？時間是一個不容情的評判者，你看中國的屈原，李白，西洋的荷馬，但丁，沙士比亞，歌德等，到現在到將來，人類還不斷地吃着他們的食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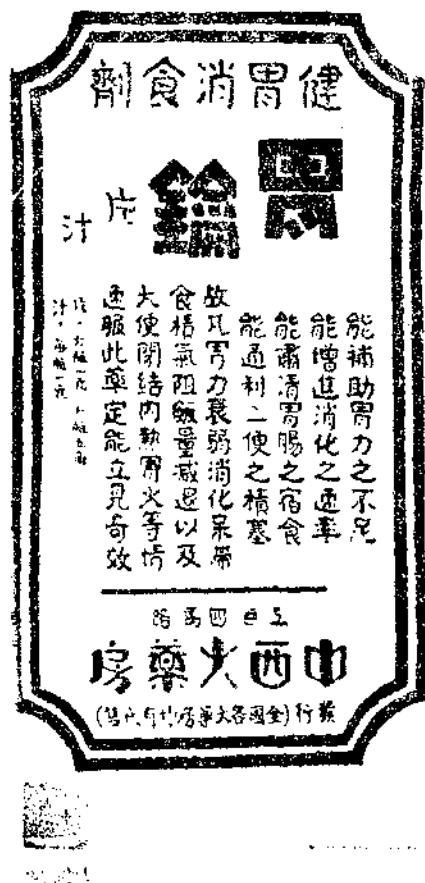
關於這位值得表示敬愛的學者厨川白村，大概他的著作已有七八種譯到中國來，我順便提一提——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文藝思潮論，戀愛論，現代文學十講……這些書願諸位買來或借來看看。日本大地震損失了他，否則他已「出了象牙之塔」現身於革命隊伍中了。我這樣介紹他，是因諸位可以去讀他，他將藝術稱爲苦悶的象徵，這影響於中國是不小的。

又有種說法，用數學公式來表明的：

藝術——情緒十想像十適當的藝術形式。

這也是藝術的一種說法，但是太複雜了、沒有簡明的表示，並且說得不合理，我且不談吧！至於我的理由，上面已經說過，對不對還是疑問？願咱們中國學者儘量指正！





失眠
萍子

黃昏二部曲

阿宕

還說是冬的寒夜嗎？這樣的熱悶，我支起了半個身子倚在枕上，凝視着窗格間一角夜空中的明月，我想起偉大的詩人李白的絕句來了！

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故鄉二字，在我尤覺得神往；的確，我雖身在異地，但是終不肯忘掉我的故鄉。

白天，爲生活而忙的白天，是沒有餘暇可令我一想；偶然，當故鄉將已霜鬢的老伯父寄來一點消息的時候，也不過偶然的動心一下，一煞兒就忘了。其實，也不是想忘，乃是人家的時間支配了我，不得不忘。

離故鄉整整一年餘了，真的一年餘了！一年來除了騙得人家的幾碗白飯支持這生命外。無什麼可向故鄉誇說一點。有人說我胖了，或者也真的；不過我體雖胖，心未必是曠呢！深夜，我撫摸自己的心，只是一點點的瘦！瘦！

月光的反映中，牆角路燈的偷視裏，我瞧見檯上被灰塵罩滿的一張照片，模糊的，認得出是我自己的輪廓！

第一部曲 由街頭到聆歌

是在古希臘的神話裏嗎？

夕陽掛在浦濱公園的樹梢，淡黃底光照射着地上的影兒單調。

我一面再地向園門探望，

她姍姍地來了！

見面時兩人都現着微笑，

「你好！你好！」

由眉梢眼角間相互傳到。

去吧！柏油路上底影兒成雙，孤單的行人投着羨慕的目光。

她的粉頰上掛着嫋嫋淺笑，我的心像在熔爐裏燃燒；誰知道啦？

這是個不長久的幻夢！

我倆也如此的想到。

神祕的，歡愉的播音室中，有一盞燈光朦朧，

唉呀聲的梵亞玲吐着情絲；叮咚聲的批炳娜跳着狐步！青春的歌女拖長了嗓子，唱着「夢裏情人」的曲子。神經質的詩人豎着耳朵，捧着將沉醉了的心窩。

夢中的人祇顧目前的歡欣，我摟着她的腰已走上街心。

柔聲地喚着Darling——

猶如百靈鳥的鳴聲，

二雙腳敲着Sidewalk；

口裏吹着雷夢娜的曲子。

甜蜜的！熱烈的！

一個椰子林中的Dream。

但不，能駕飛馬行空。

腿酸了哪！小愛神！

坐在電車中衝出轟鬧的陣，走着異國情調的霞飛路；

推進××的玻璃門。

甜夢是不長的啊！

Darling！你有否想到！

是一副沉默的臉，若有所思地，似在悲哀着自己的未來！的確，未來是太使人可怕了。生活的魔鬼在這齒輪下張着巨臂猶視着，縱使能在疏忽中放過了我，但那時這個社會又怎樣了呢？雖然，也有人說過，讓潮流所定，但這個主張在我想，當這齒輪在轉動於一分一秒的現時代裏，似乎要淘汰的。

究竟怎樣好呢！一般人的心理都是建築在不滿意上的；我，我自己就是個不滿目前恐懼着將來的人！推翻了這社會吧，我不是革命巨子的後裔，我缺乏勇氣，我怕殺頭，我怕……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是整個佔住我了，我喊不響，我只有暗中流淚！但是我也矛盾得可憐，在人前我也會倒豎了眉，翹着大指說：『媽媽的，我們起來革命』！

白天，爲着生活而忙的白天，我是矛盾地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唉！思之於這失眠的今夜，却越來越興奮了！睡不着，也想到了我的愛人，今宵不知他在怎樣度這今宵。思潮一陣後再是一陣地，第二次翻身向裏時，略略清爽了一息，愛人的笑臉却又在腦間現了出來；溫情，又把我的心顫

第二部曲 味稚酒樓上

黃昏的影子躲上了神祕之街，

她帶着我走進了味雅酒家。

白幔遮着前後的座上，

有幸福的男女成雙，

來者不是爲了麵包，

呷着黑咖啡談情說笑。

她把婀娜的身子扭動，

我跟在後面有些悵惘！

白衣的侍者導着我們，

走進一間雅緻的室中，

乳白色牆壁的中間；

湖色的磁罩下一盞燈光通紅，

她伸手把外衣除下，

我也除去了帽子；

乘便一並掛在壁上。

你是一個溫情的少女！」

這影子永留在我的心旁。

誰說這是個不長久的夢？

她射着含媚的目光，

分明是愛的激湍情的奔放！

可是，我靜靜地想着：

我們的中間已橫硬了魔障。

「吃啦！孩子！還怕羞嗎？」

瘦的肉已鋪到我的碗上。

在菜還未搬來的一個空閒，

她斜靠在椅上有些醉的模樣，

我熱情地看了她一眼。

把腳尖在樓板上敲打。

「不是我愛你啊？」

她啓口問我，

柔媚的宛如一隻乳鶯歌唱：

「孩子！蠔油牛肉是美味，

油燜豬肝能開胃暢腸！」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Darling！呷些酒行嗎？」

她臉現淺笑向我痴望，

是吧！我們正需要呷葡萄酒，

把心頭的苦悶一並沉入醉鄉，

然，終于沒有碰盃；

眼向着渾紅的燈光。

「Darling！我祇要一碗魚片湯！」

她低着頭在白紙上寫，

我喝着茶向她容貌端詳。

動起來了，一跳一跳的，兩腮發熱。

我把冷得冰般的手用力捧着，我要壓住這無端銘起的熱情，啊！難受的，兩地想思呵！

正當稍有沉醉時。倏的傳來了一陣軍調的梆子聲，「卜，卜，卜，」。啊，一個爲肚皮而忙的冒着風霜又在巡夜了，那聲響是蒼涼得可憐！我又覺得自己慚汗得無可容身。

這在一分一秒轉動着的齒輪下，還不止這一點蒼涼吧！我也想到了告地狀的同胞們，我更記得駛着汽車如非的關仲士；啊，遠遠的，卜，卜，又響起來了，我的耳畔彷彿還留着疲倦無力的幾句警語：

街燈！你不該投擲陌生的目光，我們已三度踏着你的光波，月亮！你不必含羞地躲在雲端；我們也早已認清了你的容貌。這是一雙都市中的浪子神女，在幾個店員的心裏猜想，然，我們有二顆聖潔的靈魂。

我們的肩膀靠着肩膀，人行道上的影兒成雙。她把巧格力送到我的嘴邊，我嘴裏辨着甜味，鼻子嗅着肉的芬香。美麗而溫情的姑娘啊！你不見我的心火已在燃燒？燒到愛河中起了怒潮！

在靜寂而神祕的街頭，沒有玫瑰的幽香，夜鶯的哀歌，每個綠帷的縫裏，溜出了美妙的琴絃悠揚，飄起了香檳味，脂膩粉香。我摟着她的腰祇邁向前走，帶着一雙陶醉的心房。

第三部曲 百老匯路

靜寂的神祕的百老匯路，冲滿着熱烈的異國情調，

當黃昏將隱去的時候；我們並肩走入牠的懷抱。陣陣的尖利的寒風吹過，吹動了她絲絲的柔髮；吹起了我輕盈的袍角。

「不是我愛你啦！Daringen！」

你是個崇高的女神！

我依舊要摘在手中玩賞。」

也許你已是殘花敗葉，

我不禁把臂兒挾緊，

挾着她走着短促的旅程。

除 夕

萬 一

除夕的晚上，
前門關關，
後門關關。

×

寒冬臘月，
夜晚緊防；

×

燈下摩着醉眼，
對孩子瞧着，瞧着，
「長了些啦！」

王先生的帽子

陳甌卜

王先生年齡雖說不大，却也有五十多歲了！但他有個特性：任何事件經到他的手，都是疑慮的彷徨着，沒有堅強的毅力來拿定主張，所以王先生雖則中年的歲數，却仍然是一輩子擔任着商店裏一個小職員。

冬季大減價，削價大拍賣，報紙上斗大的字登載着廣告，王先生受了廣告的吸引，也想買幾件便宜的日用物品，第一需要的就是一頂瓜皮小帽。

『帽壞了，要買一頂，但在這減價聲中，貨色恐怕未見得好，如果不買哩？又未免失掉機會，』王先生疑慮的問着他的妻。

王先生終於受不了妻的慇懃而決定了主張來買帽。

『先生，帽有吧？』

『貢綵的呢？還是貢呢的？』

『綵也好？貢呢也好，請你拿出幾項來看看吧！』

擺滿櫃台的帽子，王先生目不暇接着看，終後主張來斷定買那一種帽子。

『先生，綵帽一元兩毛錢，價錢既然不貴，而且又很大方。』

『可是太小了：有沒有大一些的。』
『有！有！』店員答着，跑轉去又揀了好幾頂帽子，放在王先生面前。

王先生戴了十來頂帽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不然嫌惡帽子的樣子不好看，其實王先生那裏是大小的問題，不過帽子戴在頭上沒有能力判斷大小罷了？加之化了塊把錢的代價來購買帽子，也非得仔細的揀選一下不可，當王先生對於綵帽沒有的主張的時候問着貢呢帽的價錢了！

『先生，貢呢帽什麼價錢？』

『一元四毛錢，雖則似乎比較綵帽貴一點，但堅固却比綵帽堅固。』
王先生隨手揀選了一頂貢呢帽向頭上一戴，大小倒很合巧，但又嫌惡帽樣子不及綵帽來得漂亮。

『寶號有沒有綵帽的價錢，樣子，貢呢帽的大小的第三種帽子？』

『這許多帽子，先生那裏就揀不出一頂嗎？要照你先生意思的帽子，小號恐怕是找不出。』店員微有愠色的而拒絕了。

『對不起，再說吧！』王先生對店員說了後，大脚步的走出去了！

『買什麼帽子呀？』這是第二家帽店的職員對王先生的問話。

『綵帽究竟比較貢呢的來得光亮，就

是綵帽罷！』

店員揀出了十來頂綵帽來王先生揀選了一頂，看了又看，戴了又戴，最後總算

能決了大小的問題，可是帽樣子不及第一家帽店的來得漂亮。

『有沒有其他的樣子嗎？』

『不，小店的綵帽，祇此一種，別的樣子，祇有貢呢的了！』

『先生！要不要貢呢的哩？』店員向

着王先生。

『賣什麼價錢啊？』王先生這才決定了主張，對店員問。

『一元四毛錢，這是在減價聲中，否

則在平時，要賣一元五毛錢。』

『能不能克己些，一元三毛錢好嗎？』

『先生，你不要較量價錢，小號是貨真不二價的。』王先終於要還價，祇肯出一元三毛

錢買這項帽子。

『這頂帽子，大小倒很合巧，可惜帽樣不大好看，』王先生指着帽子對他的妻說。

『這頂帽子，大小倒很合巧，可惜帽樣不大好看，讓我看，』王生的兒子根生一

手從他的爺頭上搶下來。

『好的吧：不要弄髒了！』根生的

媽正說着，那曉得根生手裏捧着一碗麵吃着，伸出手搶帽子，一個不小心，帽子落在

麵碗裏，弄得帽子裏邊貯滿了麵湯。

王生急了！一把抓住根生一頓的打

費了許多的心思，終于躡踏了這項帽

子。『唉！戴帽子也要有運氣的嗎？』王生這樣自言自語的說着。

通令取銷獎券

法辦品贈奇新之有未前空行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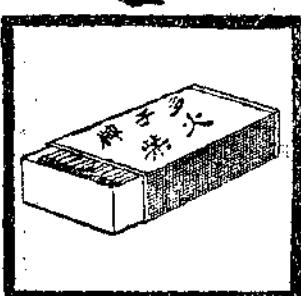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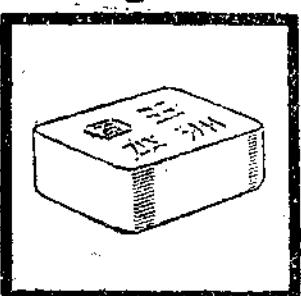
此無大偉 行舉時同 品膺大三

有興趣 有價值
最簡易 最普及
人人不落空

每色燙肉
何一字者
希望

贊品之一字券換取名貴贊品
每色相肉附有缺牌香烟字券每分子為四
如拆成缺牌香煙五字一盒套者可換
是赤金手續一副價值洋一百元

每色烟内明晰字卷如饼或如饼香烟四字中任
何一字者可辨此烟是第一流有得奖五等奖之
希望



每包烟内附有此券一張如拼成張榔牌香烟五支一套者可掉足赤金手續一副價值洋壹百元
如拼成飛榔香烟四字中任何之一者可掉航空獎券
一條有得獎五萬元之希望
注意諸君倘拼成一個牌字請勿掉換航空獎券特此
成換榔牌香煙五支再換足赤金手續壹副

如新舊金本票換可諸君全成新如
新一券與空瓶換可空一成新如
此者印鑄司公本有領收之字每

中國華東烟公司

新嫁娘向羣



林 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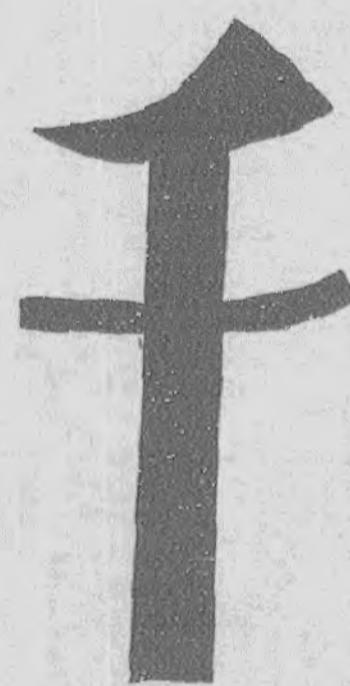
嚴 菲



天津路二十號

統原商業儲蓄銀行

每月存入二十二元二角九分十五年後可得壹萬元



利



徐玲

華昌毛織有限公司

門市部

南京路